

# 宋代之醫者群像及醫德觀探討<sup>\*</sup> ——以文言小說為考察中心

盧秀滿<sup>\*\*</sup>

(收稿日期：109年10月23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4月30日)

## 提要

本文透過宋代文言小說所載醫者及醫療相關事例之整理與分析，藉以探究宋代醫者之群像及故事中所反映之宋人的醫德觀。

首先，考察文言小說所反映之宋代醫學發展概況，並將其與宋前小說之同類故事進行比較，從中指出宋代醫學發展最明顯之特徵為：醫者分科名稱之細部化與藥方記載、收集在當時之盛行；其次，探討醫學發展卓越之宋代，其醫者們所顯現之群像特色；包含行醫者不同之族群背景、女性涉醫之多見以及被挑戰與質疑的醫學專業等；最後，則藉由相關故事之考察與梳理，闡明宋人從正、反兩面將報應思想融入其中的醫德觀。

關鍵詞：宋代、文言小說、醫者群像、醫德觀

---

<sup>\*</sup>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編號：MOST 104-2410-H-160-013-，曾於2015年11月6-7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2015第四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上發表，得講評人陳登武教授之寶貴意見，此次投稿亦承蒙學報審查委員提供修改之意見，特此致謝。

<sup>\*\*</sup>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 一、前言

中國傳統醫學發展至宋代，可以說向前躍進了一大步；無論是從醫學人才之培養與訓練，或是醫學分科之發展，甚至是醫藥書籍之編纂等，宋代醫療在中國的醫學發展史上，無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階段。與當時醫學發展現況相關的許多記錄，不僅在《宋史》、醫學相關書籍、宋代的文人文集等文獻中多見記載，在數量眾多的文言小說中更是隨處可見著墨；因此，透過小說所記載之內容進行宋代醫者及醫療活動等之探討，<sup>1</sup>相信應可為宋代之醫學發展實況，提供某些側面之佐證。

截至目前為止，針對宋代醫學進行探討之研究時有所見，特別是關於「儒醫」之問題，已有諸多學者進行過考察，累積不少之成果。<sup>2</sup>除此之外，亦有針對宋代的藥政管理機構之建立以及當時藥業的形成與發展等進行探討者，<sup>3</sup>以及從身心及信仰等層面對當時精神病患之發病原因進行分析者，<sup>4</sup>甚至是從醫師之角度探討了包含醫學體制、分科醫學等在內的有關醫學的幾個面向者，<sup>5</sup>而簡略觸及宋代醫學之問題者，則在與宋代文化相關的諸多書籍中均曾概略提及，在此不一一贅述。另外，在日本方面，除了早期的宮下三郎曾針對宋、元時期的醫學的幾個面向進行過探討以外，<sup>6</sup>其餘研究者所關注之中國的傳統醫學

<sup>1</sup> 本文所探討之宋代醫學，主要是以針（鍼）灸、診脈、外科以及湯藥等物理性之醫療為主，關於以符咒、禁術等與上述性質較為不同的宗教醫療相關之部份，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sup>2</sup> 如陳元朋：〈宋代的儒醫——兼評 Robert.Hymes 有關宋元醫者地位的論點〉，《新史學》第 6 卷第 1 期（1995 年 3 月），頁 179-203，以及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 年），頁 1-324，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7 本第 3 分（2006 年 9 月），頁 401-449，于浩，楊柱：〈淺析「儒醫」現象的類型及成因〉，《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23-26 等，均針對宋代的士人涉醫或棄儒入醫之「儒醫」現象，從各種角度進行過深入之探討，成果豐碩。

<sup>3</sup> 詳參蘇貫中、李世滄、林政憲、蘇奕彰、林昭庚：〈宋代藥政研究〉，《臺灣中醫醫學雜誌》第 5 卷第 1 期（2006 年 6 月），頁 5-26。

<sup>4</sup> 詳參楊宇勛：〈降妖與幽禁——宋人對精神病患的處置〉，《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2003 年 6 月），頁 37-89。

<sup>5</sup> 詳參陳勝崑：〈中國歷代醫學的發明（十四）——宋代的醫學〉，《當代醫學》第 54 期（1978 年 4 月），頁 381-385。關於醫療制度與法規之問題，亦可參看陳登武：〈從《天聖·醫疾令》看唐宋醫療照護與醫事法規——以「巡患制度」為中心〉，《唐研究》第 14 卷（2008 年 12 月），頁 247-275。

<sup>6</sup> 詳見日·宮下三郎：〈宋元の医療〉，收入日·藪內清編《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1967 年），頁 123-170。宮下在〈宋元の医療〉一文中，其論述內容雖然似乎較偏重在疾病的探討與治療方面，但仍多面向地略微考察了都市與傳染病、人口南移與地方疾病之間的關係，亦涉及了宋、元時期的醫療組織與醫官的一些問題，甚至是當時的法醫學以及東西醫學交流等等的問題，可以說是在日本方面對宋代醫學有較多著墨的著作。

大多和道教醫療有關，<sup>7</sup>與宋代醫學發展相關之問題，則少見探討。

在上述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中，除了楊宇勛〈降妖與幽禁——宋人對精神病患的處置〉一文之探討文本大多是以宋代小說為主外，其餘著作則均非為從小說所載內容為主所進行之考察，而楊氏一文之焦點與宗教醫療之問題較為相關，<sup>8</sup>與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十分不同，因此，可以說包含兩岸、日本在內，專門從宋代文言小說之角度出發，對宋代之醫者及醫療故事等進行探討之相關論著，可謂十分缺乏。

因此，如上所述，專門以孕藏大量宋代士庶日常生活剪影資料之宋代文言小說為文本，藉此探究宋代醫者之群像及醫療相關問題等之研究，可謂甚為少見，替後續之研究者留下探討之空間。況且，若能詳實地分析並整理宋人小說中所描寫之相關記載，一來可以佐證中國醫學在宋代的進步與發展外，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吾人了解宋以後之文學作品中對於此類故事之內容與醫學觀念等的承繼與創新之情況，且在某種程度上亦可以推知隨著時代之遷移，中國醫學發展的部分演進之跡。

以下，本文擬分立三節，從三個面向進行論述。首先，是有關小說所載與宋代醫學發展有關之部分。

## 二、文言小說所反映之宋代醫學發展概況舉隅

既然提到小說中所反映之宋代醫學的發展概況，就必須先審視宋以前中國傳統醫學在小說作品中所呈現之情形，藉由兩者之比較，方能看出其間所反映之當代醫學的側面，以及大致之變遷。以現存文獻之記載而言，宋以前的小說，主要收錄於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所編纂之《太平廣記》中，因此，此一小節，筆者將透過其書中所載與醫療相關之故事和宋代文言小說進行比較，藉此找出宋代醫學在小說作品中所呈現之進展概況。從整體之大方

<sup>7</sup> 如日・三浦国雄、堀池信夫、大形徹編：《道教の生命観と身体論》（東京：雄山閣出版，2000年），頁1-257一書，分成三大單元，其中較有相關者，為第一單元之部分，內容中簡略地考察了正史等所記載之醫書及道書之目錄外，亦探討了《本草》與道教之間的關係，而日・吉元昭治：《道教と不老長寿の医学》（東京：平河出版社，1989年），頁1-333，則較類似簡介之書籍，主要以介紹道教醫學為主，在第七章處，記載了與道教有關之歷代名醫，而第八章處則介紹了包含解剖學等在內之道教醫學觀念中的基本醫學，而日・菊池章太：《道教の世界》（東京：講談社，2012年），頁1-196一書，只在第五章處的一小部分提及中國醫學與道教之關係，除此之外，其餘部分與本文所欲考察之議題，則較無直接關連。

<sup>8</sup> 莊宏誼：〈宋代道教醫療——以洪邁《夷堅志》為主之研究〉，《輔仁宗教研究》第12期（2005年12月），頁73-147，雖然是以宋代的文言小說《夷堅志》為探討之對象，但因其考察之重點亦與楊氏相近，乃以宗教醫療為主，故與本論文所述則不甚相關。

向來看，其中有兩個部分，可以明確地發現宋代醫學較宋以前之時代更進一步發展之處；其一即是眾所周知的，比起前代，宋代醫學似乎有朝向更為細部「分科」發展之趨勢，此點特別是從醫者分科職稱頻見的情形下即可得知。雖然，在唐代的醫官培養系統中亦有分科之訓練，<sup>9</sup>但有趣的是，在小說中鮮少能看到提及醫者專業所屬分科職稱之相關記載。<sup>10</sup>概而言之，宋以前小說中所呈現的醫者醫療相關故事，大多只反映了醫人和醫獸（即獸醫）之區別，不僅難於見到以分科醫者職稱為故事背景的診療記載，有時甚至獸醫亦能醫人。例如：五代孫光憲（901-968）《北夢瑣言》卷第十「新趙意醫」一文即記載了因為治癒富商之武陵醫士梁新，其後受到官吏崔鉉之稱獎和推薦，替其致書朝士，最終仕至尚藥奉御後的某日所遭遇之事：

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sup>11</sup>

原本已被梁新宣告無法可治之朝士，卻在遇到由鄜州進京之馬醫趙鄂後，獲得延命之契機，顯見其運氣頗佳，命不該絕。而趙鄂受到梁新之推譽與幫忙，最終亦獲得官職，可謂皆大歡喜。由此文可知，在宋以前之醫者，其分科職名不但未特別標記，有時甚至醫獸與醫人之間亦可互通，顯現醫理一同之概念。反之，在宋代文言小說的相關故事中，其所記載之醫者科別名稱，如前所述，即包含了眼醫、乳醫（產科醫）、瘍醫、外科醫、小兒醫等各項，其例則多不勝舉，顯示宋代醫學的分科發展又更進一步的盛況。雖然分科之作法，能

<sup>9</sup> 據《唐六典》「太常寺」一處記載：「太醫署：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下；……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為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鍼師、按摩師、呪禁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唐代醫官主要以上述四科為主。詳見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08。

<sup>10</sup> 此處所謂之「醫者專業所屬分科職稱」，是指明確的醫者分科名稱，如「眼醫」、「乳醫」、「產科醫」、「瘍醫」、「外科醫」、「小兒醫」等專門稱呼，而非指醫者「精於醫…」、「善醫…」、「妙於…」等較為籠統模糊的醫技敘述。

<sup>11</sup> 詳見五代·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14-215。此文亦收錄於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卷219，頁1678-1679。題為「梁新趙鄂」。

夠讓醫者專注於其中一科而讓醫療之技術日新又新，然而，卻也因為此種做法所可能產生之弊端而出現了不同之聲音。周密（1232-1298）在《齊東野語》卷九「疽陰陽證」一文即記載了祝姓瘍醫，因其同時精於診脈，因此治好眾醫無法治癒的背疽發作之患者的事例。作者在文末寫道：

蓋癰疽皆有陰陽證，要當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sup>12</sup>

上文中的祝醫，因其以外科技術結合精準之診脈方能治癒患者，技壓群醫；若祝醫亦如眾醫一般只懂處理癰疽之方法，而無法掌握病患的體內脈象的話，那麼，患者恐無痊癒之日。因此，宋代醫學轉向細部分科反倒忽略整體之做法，在醫學發展上是否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弊，則見仁見智矣。

除了細部分科之走向盛行外，其次是，宋代文言小說中反映了宋人對於各種「藥方」、「單方」之收集與記錄十分熱衷之情形。單就《夷堅志》一書，作者洪邁（1123-1202）即已收錄不少各種疾病的治療藥方，而其餘宋人文言小說中，亦同樣不乏記載。反觀在宋以前的小說記載中，少見藥方之談論，相關故事亦屈指可數。且故事中關於藥方之實際內容（藥材與作法）往往多未提及，如《廣記》卷第二百一十九「白岑」一文所載之：「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sup>13</sup>、卷第二百二十「廣陵木工」之「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sup>14</sup>等，只云其效卻未詳其方。雖然，唐代的王燾（670-755）早已在其所撰《外台秘要》一書中收錄了不少的「單方」、「驗方」，且在「有唐一代，醫學傳習風氣，有醫方被公開的趨向」<sup>15</sup>之下，唐人在醫方收藏上似乎亦頗為積極，然而，就如先前所述，此種收藏風氣在宋以前的小說中卻少見相關之記載，讓人頗感疑惑。但若按范家偉所述，唐代的醫方、藥方、驗方等的交流與收藏，除了君王將藥方公布於天下的模式以外，其管道主要是透過醫官與大臣、醫家與官員等之間的知識與經驗的交流，亦即上述這些人所形成的社交圈為主<sup>16</sup>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唐人對於藥方等的收集，主要還是集中在上述所謂的特定的社交圈裡，而在一般的士庶間似乎還未普遍與盛行。然而，在宋代文言小說中，

<sup>12</sup> 詳見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68。

<sup>13</sup> 詳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1675。

<sup>14</sup> 詳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1685。

<sup>15</sup> 詳見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15。

<sup>16</sup> 詳見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頁114-123。

關於一般士庶記錄或收集「藥方」、「醫方」的事例則頻見記載，或許我們可以據此間接證明許多宋人關心醫學，並且積極收集各種藥方的態度，比起唐代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顯示了宋人更熱衷於醫學的傾向。<sup>17</sup>也正因為宋代社會的整體風氣如此，所以傳統醫學在宋代的大步躍進，則不難理解矣。

當然，宋代醫學的急速發展，除了上述等原因的推波助瀾外，宋代不同族群之醫者背景，更是宋代醫學得以發展前進的重要推手。

### 三、宋代文言小說所載之醫者群像

在宋代替疾患進行醫療之行為者，其背景可謂十分複雜；除了以醫為業之專業醫生外，亦有不少留心醫典與醫術的業餘人士，而有時此類業餘者所展現之功力，往往不輸專業之醫者。此輩不同背景之人，在宋代小說所描繪的醫療舞台上共同編織起中國醫學發展的偉大一頁。

#### （一）醫術發展上的百家爭鳴

##### 1. 國醫、御醫等各級醫官

由宋代政府醫學機構所培養之醫學人才，在其學成後則會按其能力被分配至不同的國家單位服務，如《朝野類要》「出官」一項即載：「醫學出官，則補醫職，注授京寺、監修合官、辦驗官及諸州軍駐泊醫官。」<sup>18</sup>也因此，在宋人小說中常可發現宋代各級醫官的活動身影。如《玉壺清話》卷第四即載：

<sup>17</sup> 在《宋史·方技上》中有兩處提及太宗積極收藏與收購醫方的記錄，其一為王懷隱傳處的「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其二為沙門洪蘊傳處的「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詳見元·脫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第17冊（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13507-13508、頁113510。上行下效，君王對於醫方的渴求態度，想必對宋人在收集醫方、藥方的心態上，應會產生鼓勵之作用。

<sup>18</sup> 詳見宋·趙升編，王瑞來點校：《朝野類要》（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2。

孫漢公何擢甲科，與丁相竝譽於場屋，時號「孫、丁」。為右司諫，以彈奏竦望，疏議剛鯁，知制誥，掌三班。素近視，每上殿進劄子，多宿誦精熟，以合奏牘。忽一日，飄牘委地四散，俯拾零亂倒錯，合奏不同，上頗訝之。俄而倉皇失措，墜笏於地。有司以失儀請劾，上釋而不問。因感恙，抱病乞分務西雒。不允，遣太醫診視，令加鍼灸。公性稟素剛，對太醫曰：「稟父母完膚，自失護養，致生疾疹，反以鍼艾破之？況生死有數，苟攻之不愈，吾豈甘為強死鬼耶？」遂不起。<sup>19</sup>

朝廷官員罹疾之際，君王大多會如上述引文所載一般派遣宮中太醫或御醫前往診視，藉以顯示聖君的慈愛之心，然而，由於孫漢公的固執迂腐，強硬地拒絕了太醫之治療，致使太醫無功而返，也斷送了自身的性命，令人頗感遺憾。如此一般，政府醫療體系下之醫官，其主要之醫療行為均以聽令行術為基本，因此，其受命所醫治之對象，無論是何種疑難雜症，醫官們均有對其進行治療之義務，除非如本文所載的孫漢公一般拒絕醫治者，否則醫官的醫療實力將會不斷地被考驗著。

當然，亦有原非專業之醫官，卻因治癒皇親國戚之疾病而被擢陞為醫官之例。如《涑水記聞》卷第十四記載：

其年冬（筆者按：指元豐元年）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久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sup>20</sup>

如上述文中的老兵王麻胡，因其治癒太皇太后之疾而得以被拔擢為翰林醫官的此種醫而優則仕的情況，在宋代十分常見，<sup>21</sup>比起之前的時代，宋代的醫術擁有者，其可發揮之空間，確實寬廣了不少。相信此種現象也間接地促使了宋代醫學之發展。

然而，有趣的是，代表宋代國家層級之國醫的醫療技術，常出現被質疑之情況，如《石林燕語》卷五記載：

<sup>19</sup> 見宋·文瑩撰，鄭世剛、楊立揚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36。

<sup>20</sup> 見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90-291。

<sup>21</sup> 又如善於用針的許希，治好宋仁宗之疾，被擢為尚藥奉御之例。詳見宋·范鎮撰，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5。以及眼醫徐遠治療顯仁太后之目疾有成，最終獲得補官與宅，被稱為徐防禦之事。詳見宋·洪邁：《夷堅志·支甲》（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766-767，皆是如此。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救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為害。「救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救葬破家。」近年「救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sup>22</sup>

「國醫未必皆高手」一語，道出了宋代醫官的素質參差之問題，或許這些醫官在知識學養的部分有其一定相應之程度，然而醫術之高明與否，則有待各人本身所具備之適醫條件與臨床經驗之多寡矣。<sup>23</sup>正因為此類醫官體系之醫員層出不窮的醫療事件，反倒促使其餘背景出身之習醫人士，有了嶄露頭角與發揮之機會，而「儒醫」即是其中之一。

## 2. 儒醫

一般認為范仲淹的「不為良相，願為良醫。」<sup>24</sup>之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對宋代文人習醫或從醫之意願，造成影響。當然，因為兩者均對「經世濟民」有幫助，這是在觀念上之合拍，而以醫為業，不僅造福自身與他人，且亦能在金錢上自給，甚至變得富有，這是實質上之效益，因此，宋代文人朝向「儒醫」一途者，不在少數。《夷堅志·甲志》卷第二「謝與權醫」一文即記載了儒醫謝與權所經歷之一事，其文曰：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群醫不能療。子壻陳慄憂之，以問胡儵然。有蘄人謝與權，世為儒醫，儵然引之視疾。既入，不診脈，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眾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鐘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儵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纔及門，眾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記

<sup>22</sup> 見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67。而宋·朱弁撰，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供備庫使李某歷瘴霧體力強健」一則中亦有「東坡答參寥報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國醫手裏，死漢甚多。』」之記載。見宋·朱弁撰，孔凡禮點校：《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38。

<sup>23</sup> 余貴林、張邦偉：〈宋代技術官研究（下）〉，《大陸雜誌》第83卷第2期（1991年8月），頁89-95，即指出宋代國醫未必皆高手的原因，問題出在兩方面，其一是醫官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室，所以實踐範圍過小，其二是正因為對象是皇家，所以心理負擔較大，是提著腦袋為別人治病，因此面對病患時容易畏首畏尾，所以水平難以提高。此段分析，頗為中理。

<sup>24</sup> 詳參宋·吳曾撰：《能改齋漫錄》，卷13，「文正公願為良醫」一文，收入編者不詳：《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32。

其五，乃欲療貴人疾邪！」儵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

今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為，不容復制。若果服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儵然語陳樞，樞不敢泄。明日，楊卒，皆如謝言。<sup>25</sup>

文中的朱、張二醫之詆毀謝與權，是否與其為儒醫之身分有關，則不得而知，然而二醫在女主人的支持下堅持用藥之結果，卻是患者的命喪黃泉，證明了謝與權在醫術上的更勝一籌。此處值得注意的是，謝氏原本提出之用藥，並未株守《千金要方》中的治暑方而一成不變，而是稍做調整；墨守傳統藥方成規的朱、張二醫，卻讓病患在眼前死去，這似乎說明了對於傳統藥方，有時必須按患者身體之實際狀況與體質進行微調才是，其拿捏之法牽涉了較為複雜的醫療功力，則有待醫者之判斷矣。就如美國學者艾媿捷所言：「儒醫與一般醫者之區別，不單只是因為他們的學識，而是他們把既有之處方因應患者之情況進行調整的此種微妙技術，也是造成差別的要素。」<sup>26</sup>儒醫的此種新做法，確實促進了宋代以後的中國醫學之發展。

### 3. 世醫

與上述之醫官不同，世醫主要是以一般士庶為服務對象的民間醫生，通常是在固定的場所(營業所)替病患看診，必要時亦會進行出診之服務。《夷堅志·支戊》卷第五「鼈癩」一則記載：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裏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鰕為羹以食，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鼈癩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本。其人砭攻癰疽如神，而不肯教人。雖其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旁剝見已熟，故亦名良醫。<sup>27</sup>

<sup>25</sup>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頁 16-17。

<sup>26</sup> 詳參美·TJ Hinrichs 著，日·吉田真弓譯：〈洪邁《夷堅志》に見える医療知識〉，收入日·伊原弘、靜永健編：《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夷堅志』の世界》（東京：勉誠出版，2015 年），頁 127。

<sup>27</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支戊》，頁 1093。

此則故事說明了傳統的民間醫生子承父業之情景，不僅如此，其亦反映了部分此類醫者醫技自珍之情況及傳統中醫的神秘性。雖然洪豆腐深諳癰疽之療法，卻不願將其技術傳授他人，甚至是其子，此種情況與當時文人間的互相分享、廣傳藥方與療法之作法十分不同，若洪豆腐之子未能暗中學得其父之技，其砭攻癰疽之神術恐將失傳，對於宋代整體醫學之發展而言，實為可惜之事。要言之，醫者間彼此的交流與切磋，方能使個人之技術更加精進，並促進當時醫學之進展。因此，部分如洪豆腐一類之世醫，其所抱持的此種心態，恐將會是導致傳統世醫在醫療舞台上逐漸為「儒醫」等背景之醫者所追趕甚至超越的潛在原因之一。

#### 4. 草澤醫

《夷堅志·支甲》卷第七「徐防禦」一文記載：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祿粗爾，卻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末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皆哂其妄。或謂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他無資身之策，如何能貴？」客曰：「非爾所知。日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眾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棲棲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為徐防禦。有子登科。<sup>28</sup>

此則故事透露出一個訊息，亦即以日薪渡日、負笈盤術的「醫者」，只要擁有良好之醫療專業能力，當遭逢機緣時，即有可能大顯身手、富貴及身。顯見，在宋代以醫為業的人，並非毫無機會翻身。當然，身為高貴之尊的太后，其目疾之治療，按理應由皇室之御醫照料，何以會尋找草澤醫來醫治，的確讓人產生疑惑。其可能之原因，猜測恐是國醫們已束手無策，方才在民間尋找高明之醫生進行嘗試。<sup>29</sup>此與下文所載，皇室御醫宣告不治之病

<sup>28</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支甲》，頁766-767。

<sup>29</sup> 宋高宗曾在紹興年間為皇太后之疾而下詔求訪草澤醫等醫治太后，其一為紹興二十一年七月九日的「詔醫官草澤醫治皇太后詔」，其二為紹興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的「皇太后疾募草澤良醫詔」。詳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卷4525，頁161；卷4540，頁380。

患，卻被一民間行走的草澤醫所救活之情況應是十分接近的。《夷堅志·丙志》卷第十八「韓太尉」一則記載：

韓公喬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疾不可為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醫視色切脈，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迨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賻，復賜為藥餌費。<sup>30</sup>

上述內容則直接反映出就連御醫也已束手之病患，卻被四處遊走行醫之草澤醫所救活之情景，顯示出在民間懸壺濟世之醫者，其技術亦有超出國醫之可能。姑且不論本文中韓太尉之親族，其邀請草澤醫進門探視「亡者」之舉動，是否含有「死馬當活馬醫」之心態或企盼，顯然，在看待「草澤醫」時的態度，至少存在著姑且一試之想法。在宋人文言小說中，此種「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撰寫基調，在與醫療相關之故事中，頗為常見，特別是混跡在民間的某些醫者，往往能技高一籌地治癒那些朝廷醫官所無法救治之病患，<sup>31</sup>可見，在正面看待民間醫的臨床經驗或技能的態度上，宋代之風氣應較為進步。而此種觀念，直至清代，則從醫者趙學敏（1719-1805）處得到了重視及大力之推廣，讓中國之民間醫學之成果透過其所用盡心力編纂之《串雅》一書，得以發揚光大。<sup>32</sup>

## 5. 其他（道人、佛徒、巫師、異人等）

<sup>30</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丙志》，頁514。

<sup>31</sup> 宋·張杲：《醫說》卷十「醫不貪色」一文中亦有「未數月，東宮得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乃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錢三千貫，與初品官。自後醫道盛行，京師號為何藥院家。」之內容，記載了善醫者何澄得官之經歷，顯現了草澤醫在當時亦頗能發揮功效之一面。見宋·張杲：《醫說》，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0，頁227。

<sup>32</sup> 《中國醫藥史話》記載：「趙學敏在長期的農村生活中，向草醫、藥農請教的事例不勝枚舉。他發現民間蘊藏著豐富的醫藥知識，然而民間的防病、治病經驗，歷來都得不到重視！為什麼肩背藥箱、手持串鈴、不避寒暑、遊鄉串戶的民間醫生，被汗蔑為『江湖郎中』，被汗蔑為『小道』？為什麼後世醫家在總結經驗以及編寫醫書時，都不記載『鈴醫』、『走方醫』的經驗？趙學敏認為這都是人們看不起民間醫藥的結果。趙學敏決心將民間醫藥經驗匯編成書，這千百年來一直視為『小道』的民間醫藥，登上『大雅』之堂，並將書名定為《串雅》。」編者不詳：《中國醫藥史話》（臺北：明文書局，1998年），頁142。

從漢代以來，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由道士主宰醫學的情況十分普遍，唐人小說的醫療相關故事中，常傾向於記載或吹捧某些人醫術之高明與神奇，<sup>33</sup>而其中最常見者即為道士，顯見道士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之重要性，此種情況直至宋代，仍是如此。《夷堅志·支景》卷第八「茅山道士」一文，記載了被揚州名醫楊吉老宣告只剩三年可活的士人，最後找到茅山觀中醫術神通的道士，透過在其處執賤役，最終獲得道士告知療法之經過：

道士笑曰：「世間那有醫不得的病，汝試以脈示我。」纔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日買好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顏貌腴澤，脈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安痊之理。」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往茅山設拜，蓋自咎其學之未至也。<sup>34</sup>

文中道士的一句「世間那有醫不得的病」，說出了他對自身醫術的自滿，而士人謹遵道士之言而行的保命作法，最終亦治好了病灶，從名醫楊吉老之設香遙拜道士之舉，可謂是間接地說明了道士功力的不凡之處。

除了道士以外，僧人在宋代的醫療場域上，亦是不可缺少之主力。因為在宗教經典中不乏與醫學相關之文獻，因此，無論是道士或是僧徒，其對醫學之涉獵與研究，均不足為奇。《夷堅志·補》卷第十八「醫僧瞽報」記載：

溫州醫僧法程，字無枉，少瞽，百端治之不愈，但晝夜誦觀世音菩薩名字，如是十五年，夢菩薩呼之使前，若有物繫其足，不可動。告曰：「汝前生為灸師，誤灸損人目，今生當受此報難免。吾憐汝誠心，當使汝衣食豐足。」探懷中，掬珠寶滿手與之。既寤，醫道大行，衣鉢甚富，壽七十餘。<sup>35</sup>

此則故事記載了僧人法程其醫道之所以大行的根本因果，文中不僅帶出了佛教轉世輪迴、前世今生之觀念，也間接地暗喻了醫者行醫需謹慎，否則因醫療失誤所造成之結果，將使

<sup>33</sup> 如《太平廣記》卷 219「周廣」中所記載的：「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同卷「王彥伯」一則所載：「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卷 83「治針道士」一文中道士針技勝於國醫，救癒朝士之故事等，皆是其例。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19，頁 1674-1675；卷 83，頁 536。

<sup>34</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支景》，頁 940-941。

<sup>35</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補》，頁 1715。

其本身遭致報應之觀念，而且其報應，即使今生未報，之後的來生亦終需了結，顯見行醫不謹之後果，可謂茲事體大。<sup>36</sup>

此外，關於巫醫，則更不須多說，其以醫療者之身分出現在中國之傳統社會上的歷史，較諸僧、道，更加久遠。雖然隨著時代之變遷，其早已失去了掌握中國醫藥的主宰之權，但其在醫療的舞台上卻從未消失，在社會的許多角落，仍可看到他們的身影。《獨醒雜誌》卷第三記載：

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sup>37</sup>

由於巫者原本具備的基本醫療知識，進而轉習湯藥系統的醫學方式以治療大眾之傷寒疾病，應不難勝任才是，因此劉執中的此種作法，得到了作者的佳評。在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之情況下，如何轉化自身之價值，以因應大眾之所需，應是宋代當時之巫者最切身的問題，對他們而言，轉而習醫或許是一種可以走得更遠的出路吧。

除了上述三者以外，宋代亦出現許多深諳醫術之奇人異士，他們的神奇之醫技，往往令人驚訝不已。礙於篇幅，僅試舉一例如下。《齊東野語》卷十四記載：

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sup>38</sup>

<sup>36</sup> 關於僧人醫療活動在宋代的活躍情況，可參看劉淑芬：〈唐、宋時期僧人、國家和醫療的關係：從藥方洞到惠民局〉，收入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頁145-202。

<sup>37</sup> 見宋·曾敏行：《獨醒雜誌》，收入編著不詳：《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3-24。

<sup>38</sup> 見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頁251。

對於在宋代逐漸失傳的鍼法，卻仍有像老張總管這樣熟練並保持技法者，著實令人讚嘆。的確如王崇峻所言：「由於傳統醫學的艱深與紛雜，使得醫療這一行業存在著封閉性和神秘性」<sup>39</sup>，此人醫術承何而來，其技法又所準為何？有時很難釐清，如文中的張總管，他的精於用鍼，究竟師承何處，則已無法得知。然就如上述引文一開始處所言：「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一般，傳統醫學，在臥虎藏龍的芸芸眾生中，的確處處隱含著驚奇。

常言道：「藥無貴賤，癒病則良。」同樣地，「醫無貴賤，癒病則良。」從上述各類不同背景之醫者來看，可謂人才濟濟，他們的各展其才共同開創了宋代醫學之大業，特別是一向不被看重的草澤醫以及不以醫術為專業的奇人異士，他們活絡了當時的醫學舞台，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基調，瀰漫在整個宋代的醫療世界。

## （二）民間女性醫者之多見

雖然「在傳統的封建社會裏，醫學院培養的醫生，主要為服務於太學、律學、武學的生員以及軍營中將士和政府機構等領域的男性，故宋代醫學九科中針對女性生育的『產科』甚至有一段時間被廢除，在此情形下，勢必導致婦科醫學教育的薄弱。」<sup>40</sup>但是，因為宋代的婦科自有其民間發展的途徑，其進展與醫學教育並不一致，也不一定受官方醫學的制約，<sup>41</sup>所以，民間發展之女性醫學，在結合後來官方醫學逐漸對其之關注與研究，最終讓宋代的女科醫學得到長足之發展。

而隨著女科醫學在宋代之發展，與民間女性醫者有關之醫療活動記載，亦在宋人的小說中時或出現。特別是和女性孕產相關之「乳醫」或「產科醫」一項。例如：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三中即記載：

宿乳醫陳嫗，年八十餘，切脈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毋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右，左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為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為備，使候時以報，扶母就蓐，即生。<sup>42</sup>

<sup>39</sup> 詳見王崇峻：〈明清小說中的醫者形象〉，《歷史月刊》第222期（2006年7月），頁72。

<sup>40</sup> 詳見費振鍾：《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的修辭及敘事》（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頁180。

<sup>41</sup> 詳見費振鍾：《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的修辭及敘事》，頁188。

<sup>42</sup> 見宋·陳師道撰，李偉國點校：《後山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42。

八十餘歲之乳醫陳嫗，只要替產婦切脈，就能精確預知其分娩之時辰，其神準之勢，令人驚嘆。因為陳嫗之年歲頗高，想必其接觸之產婦應不計其數，從醫學的實踐角度來看，其應是一位具有豐富臨床經驗之老手，雖然文中並未提及陳嫗是否能處理某些產婦遭遇類似像難產等之問題，但相信從其切脈之厲害程度來看，應處理過不少問題才是，可以得到如此熟手之協助，應是宿州的許多婦女之福。又如《夷堅志·補》卷第四「趙乳醫」記載：

資州去城五十里曰三山村，地產茅香絕佳，草木參天，豺虎縱橫，人莫敢近。乳醫趙十五嫂者，所居相距三十里。一夕黃昏後，聞人扣門請收生，遽從以行。趙步稍遲，其人負之而去，語曰：「只閉眼，聽我所之，切勿問。」登高涉險，奔馳如風，趙不勝驚顫。至石崖下，謂趙曰：「吾乃虎也，汝不須怖。吾平生不傷人，遇神仙，授以至法，在山修持，已三百年，今能變化不測。緣吾妻臨蓐危困，叫號累日，知媪善此伎，所以相邀。儻能保全母子，當以黃金五兩謝。」便引入洞中，具酒食，見牝虎委頓，且跪，趙慰勉之。於洞外摘嫩藥數葉，揉碎窒其鼻，牝噴嚏數聲，旋產三子。其夫即負趙歸。明夜，戶外有人云：「謝你救我妻，出此一里，他虎傷一僧，便袋內有金五兩，可往取之。」黎明而往，如言得金。<sup>43</sup>

上述內容事涉神怪，姑不論此類故事是否有真實發生的可能性，但至少故事反映了趙十五娘這位乳醫，在接受產婦家屬之委託後，成功地完成了接生之任務，最後亦得到相應之報酬，不管對象是人類產婦或是雌虎，其專業之作法，則不辱其身為乳醫之資格矣。然而，不僅是乳醫，宋代民間亦出現了女性的外科醫生，讓當時女性醫師的醫學專業，跨出了生產之範圍。《夷堅志·支乙》卷第五「張小娘子」記載：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概，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於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濃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暖藥，況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已。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伏大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婁夏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為灼艾，俄努肉隆起如捲，頗類捲成花萼，或誤為物觸，則痛徹心髓。張曰：「此

<sup>43</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補》，頁 1585。

名翻花腦痔，人世患者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于四五，訖不痊。凡數旬，妾竟死。<sup>44</sup>

雖然上文中張小娘子所診視的兩位病患，最後均以無法醫治告終，但從小娘子對於患者病癥的判斷與認知，仍舊可以看出其功力之匪淺，而其以女子之姿可以站在宋代以男性為主的外科醫學舞台上的此種能力，的確令人佩服。

除了上述三例以外，其餘如《夷堅志·三志辛》卷第四「屈老娘」<sup>45</sup>（乳醫）以及《夷堅志·丁志》卷第九「陳媳婦」<sup>46</sup>（產科醫）等二文，亦記載了女性醫者在宋代的醫療場域上活動之情形，顯見宋代不僅在傳統醫學之發展上成長迅速，甚至在民間醫者的性別上，<sup>47</sup>亦悄然地開創了小小的新局面，替後代女性開啟了全力投身醫學領域的職業女醫之路的大門。

### （三）受到挑戰、質疑的醫學專業

由於宋人對醫學的關注與涉獵，使得當代的醫學知識十分普及，特別是在一般的士大夫家庭，更是如此。因此，對於醫者之診斷與用藥，常具備某種程度之認知，提出質疑之情況亦偶有之。甚至有時因其閱讀醫書之多寡，對症狀之認知比專業醫生更勝一籌。宋人葉實（生卒年不詳）《愛日齋叢抄》中記載了一則有趣之故事，顯示了東坡夫人的聰慧。其文曰：

<sup>44</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支乙》，頁 828。

<sup>45</sup> 詳參宋·洪邁：《夷堅志·三志辛》，頁 1416—1417。

<sup>46</sup> 詳參宋·洪邁：《夷堅志·丁志》，頁 611。

<sup>47</sup> 女性醫者之產生，當然不會是從宋代才開始出現，在天一閣所藏明鈔本《天聖·醫疾令》中，唐令 9 即載：「諸女醫，取官戶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無夫及無男女，性識慧了者五十人，別所安置，內給事四人，并監門守當，醫博士教以安胎、產難及瘡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醫之內業成者試之，年終醫監、正試，限五年成。」見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聖·醫疾令》，收入《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44。顯見，在唐代的國家醫療體制中，即有女醫之培育，然從唐人小說中幾乎罕見女性醫者之記載看來，宋代以前的女醫制度，恐以宮廷醫療為主而不涉及民間。附帶一提，關於《醫疾令》之內容，承蒙 臺灣師範大學陳登武教授之提醒及提供資料，在此致上感謝之意。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sup>48</sup>

青蒿粥是否真的對耕牛在豆斑發症之際有其療效，則不得而知，但王夫人對病牛症狀之認識以及處置，十分準確與恰當，此種結果對於「不識症狀」的牛醫而言，其所謂之專業，的確受到了挑戰。就如《游宦紀聞》卷一所載：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已上藥名，間亦有醫者所未盡知。<sup>49</sup>

宋代許多家庭中，均藏有《圖經本草》等醫學相關書籍，讓閱讀者不僅可以學習醫學常識，亦可查看醫者處方之藥性，對於病患本身或親屬之疾而言，似乎可增加一層保障，甚至可以避免被醫者所誤而造成無法挽回之遺憾情況的產生。此種心境，從下文所舉許叔微從醫之心路歷程即可了解。前引《獨醒雜誌》卷第七記載：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為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寘于家，親為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於世。<sup>50</sup>

<sup>48</sup> 詳見宋·葉寘撰，孔凡禮點校：《愛日齋叢抄》（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44。

<sup>49</sup> 宋·張世南撰，張茂鵬點校：《游宦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

<sup>50</sup>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頁50。

如上文所述的許叔微一般，因為認定親人之死乃為醫者所誤，基於此種對醫者專業之懷疑與不信任，因此決心學習醫術的宋代文人應不少見，想要挑戰專業，就必須自身先具備此種專業，許叔微之經歷即說明了一切。又如《夷堅志·丁志》卷第十「水陽陸醫」記載：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莘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修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為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脈，認為傷寒陽證，煮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茈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漂水高淳<sup>51</sup>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sup>52</sup>

上文中的醫生陸陽，在朱莘老夫人的耳提面命的囑咐與提醒之下，仍舊一意孤行地給予夫人服下涼劑，導致其最終命喪黃泉。不願細審夫人之語，而徑下藥劑的陸陽，或許是對於自身專業的堅持，但此種堅持使其蒙蔽了傾聽患者聲音的耳朵，成了枉顧人命的庸醫行徑。而陸陽之後又醫死了李六郎，卻為了規避後果而潛逃。此種醫療糾紛，在當時社會的法律，似乎難以對醫者進行懲處，因此，死者只能透過死後復仇之方式，對施暴者進行陰誅矣。是以，為了減少、或者說避免類似悲劇之產生，對於醫者品行與職業道德之要求，即成為宋代醫療相關故事中一項重要之主題。

<sup>51</sup> 此處原文作「漂水高□鎮」，據維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掃描北京大學藏抄本《夷堅丁志》改作「漂水高淳鎮」。詳參宋·洪邁：《夷堅志·丁志》，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523&page=10>。（最後瀏覽日期：2021.05.05）。

<sup>52</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丁志》，頁 619-620。

#### 四、導入報應思想的宋人醫德觀

從賣良藥可以積陰功，到以救人為心之醫者可以陰功昭著，以及惡醫往往得到報應等故事中，可以看出從正、反兩面，宋人對於醫者醫德問題之強調的觀念。此類醫療行為牽涉報應思想之故事，在宋以前的小說中則較少出現，顯見，隨著醫者在宋代逐漸受到重視之際，有關醫德等和醫師個人品行有關之問題，則漸漸為宋人所在乎。在《夷堅志·支庚》卷第十中有一則「劉職醫藥誤」之故事。其文載曰：

私鑄銅器，法制甚嚴。信州永豐縣民犯禁，為人詣縣告，逮赴獄。罪狀已白，典史毛遂、周永受賕釋之。告者經坑治司訴理，械二吏送饒州州院，俄而皆病寒疾。直獄劉、舒二醫同診視，云：「周永當汗。」隨證下藥而愈。劉欲以大茈胡湯與毛生，舒曰：「渠是陽證傷寒，此藥入口，死矣。」劉堅執前說，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即時痛徹心腑，旋復洞下，糞結如脂膏。又強使服，至於再，須臾，髓竭而亡。吏呼二醫視之，已無可言，共議作節次申郡，而令出錢買棺，候檢畢就殮。正昇尸東置牆角，忽張目舒氣，獄級走二人還，已宛然再活。問曰：「晝時兩服藥，是那箇郎中主張？」劉方喜，以為己功，應曰：「是我所下。」正擲掄舒生，毛曰：「今後且須仔細。我一家長幼十餘口，仰我以生，所坐本不至死。而汝以一服藥見投，使我五臟如刀割，膏液盡為臭穢。我既知之，而獄級又勒使再進。腸胃已腐，安得復生？今只在鬼門關相候。」復顧舒曰：「且得知治藥人姓名分曉。」語終而亡。劉未幾即死。舒懼，謝去醫職，而學三壇法，以符水治祟，亦能自給。<sup>53</sup>

此則內容頗值得令人深思。當劉、舒二醫針對毛生之病症有不同之看法時，由於劉醫的固執與堅持，最終下錯用藥，導致毛生之慘死。從後文可知，與其說劉醫是枉顧人命之劣醫，倒不如說是對自身欠缺成熟之醫術過度自信，導致最終難逃被貼上庸醫之惡名標籤。劉醫在毛生亡故後不久即身亡，令人不免有「陰誅」速報之聯想。然而此種結果，卻讓當時一起診視毛生之舒醫感到懼怕而辭去醫職，最終則轉習道法，以替人治祟維生。舒醫之轉項選擇，不禁發人深省；醫死毛生的分明是劉醫一手造成之結果，而舒醫當時是持不同之意見者，理應無咎，但卻因「懼」而放棄醫職，舒醫之「懼」，究竟是害怕終將有一天會因為醫療失誤而斷送自身性命，還是覺得行醫一途實掌他人生死而心生畏懼，則不得而知。

<sup>53</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支庚》，頁1218-1219。

只能說，舒醫之掙扎，或許代表了當時某些醫職同業的心理寫照吧。以符水替人除祟，雖亦能自給，但應比不上行醫之所得，不過卻能得到心靈上的安適，或許對舒醫而言，至少從今以後可以不再活得提心吊膽。我們相信，舒醫的內心至少還是存在著身為醫者的基本醫德的，所以選擇了轉項；然而，卻有許多醫者，為了錢財，寧為庸醫、惡醫亦一無反顧，拋棄了身為醫者該具備的職業道德，而最終卻往往難逃報應，成了「人為財死」的最佳例證。

### （一）惡醫惡報

北宋時期的張師正（1016-？）在其所著《括異志》卷二「張郎中」中即記載：

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於京師。忽瘍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創痛。呼視之，遂取少藥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仇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必訴於陰府，不汝致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事。」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緋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緋衣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見。所印之處，即腫潰，創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張橐實良厚款，欲先以毒藥潰其創，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遂至不救。鬼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返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眾矣。儻盡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革矣！<sup>54</sup>

作者在文末指出了醫德盡失之醫生，為了取得較多之謝酬，竟利用惡劣手法處理病患之疾，最終卻害死了對方，且此種事件不在少數，因此，御醫仇鼎之得到報應，是老天有眼的證明，作者認為若所有的惡醫均能如仇鼎一般得到現世速報，那麼就可讓許多醫界小人感到害怕而不再行惡了。其欲以強調報應來遏止醫德淪喪之意旨，昭然若揭。當醫者不以其技救人反倒以其術害人時，就成了手握手術刀的殺人兇手，實忝為醫生矣。而作者張師正的此番呼籲，似乎無法喚醒宋代某些醫者的貪婪之心，因為，惡醫事件在其後仍層出不窮。

<sup>54</sup> 見宋·張師正撰，白化文、許德楠點校：《括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4。

在時代稍後的北宋、南宋之交的張邦基（生卒年不詳），亦在其所著《墨莊漫錄》一書的卷五中記載了下列的內容：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限恩澤，居宜興，非有勢者力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正居常熟，欲見之，托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乃回。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劑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足為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為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敕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sup>55</sup>

此文之醫者段承務，雖然最終治癒了病患，然其以術索賄之行徑以及選擇患者醫治之作法，實不可取；也因此，其最終遭到天譴，斷送性命，應驗了「報應不爽」的天理。而此種貪於財賄，以金錢為行醫目的之醫者，至南宋時期仍舊時有所見，洪邁《夷堅志·丁志》卷第十處即記載了二則相關之故事。其一為「徐樓臺」，文曰：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臥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瘡。」是夜用藥，眾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張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湧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絕。<sup>56</sup>

<sup>55</sup> 見宋·張邦基撰，孔凡禮點校：《墨莊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54。關於此則故事，亦見載於宋·洪邁：《夷堅志·補》，卷18，頁1714。內容則大同小異。

<sup>56</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丁志》，頁618。

其二為「符助教」，文曰：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為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符助教那？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為所追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以七日為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持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盤，凡呼晷七晝夜乃死。<sup>57</sup>

上引二文，不管是徐大郎以索賄之方式在眾目睽睽之下凌遲病人，或是符助教在暗地裡的毒害瘡患，其二人均已喪失了身為醫者的資格，若非報應如響，彼輩之惡行仍不知會持續至何時，更不知有多少的可憐受害者將遭受他們的荼毒，因此，對於二人最終之下場，實不值得同情。而上述故事之所以頻見，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在當時之社會，此類醫者之惡劣行徑的確難以杜絕之實況。或許因為如此，陰間地府亦設置了專門掌管陽世所有醫者之專責冥官，顯示宋人為喚醒醫者醫德而做的努力與祈願。朱彧（生卒年不詳）《萍洲可談》卷二記載：

廣州醫助教王士良，元祐元年，死三日而甦。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淺絳衣如仙官者據殿，引問士良為人行藥殺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寧四年始」，即取籍閱，良久云：「並無」。仙官拊案曰：「本是黃州，誤做廣州。」令放士良還。既出，又令引至廡下，有揭示云：「明年廣南疫，宜用此藥方。」士良讀之，乃《博濟方》中鈎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讀之，乃竊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醫工。時蔡元度守五羊，聞之，召士良審問，令幕客作記。即春，疫癘大作，以鈎藤散治之，輒愈。士良又云：「幼習醫，至熙寧四年方用藥治病，冥冥中已記錄，可不慎哉！」<sup>58</sup>

人在做天在看，萬事都逃不過老天的法眼，更躲不過陰曹地府的一切追勘與記錄，唯有秉持良知，以救人為心，方是行醫者的根本之道。

<sup>57</sup> 宋·洪邁：《夷堅志·丁志》，頁 619。

<sup>58</sup> 見宋·朱彧撰，李偉國點校：《萍洲可談》（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 138。

或許是早已洞識人性貪婪的這層道理，唐代的名醫孫思邈（?-682）在其所著《備急千金藥方》卷一中即提出了所謂「大醫」的風範，其文曰：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嶮巖，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老君曰：「人行陽德，人自報之；人行陰德，鬼神報之。人行陽惡，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sup>59</sup>

文末所引老君之一段言語，正說明了無論是「陽德」還是「陰德」，「陽惡」還是「陰惡」，所謂的報應，絕不誣枉；而醫者最高之目標是所謂的蒼生大醫，若無法具有此種心念與作為，就可能成為孫思邈所說的含靈巨賊了。因此，只要有「救苦之心」，就能「自感多福」矣。

## （二）良醫福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報應觀念的基本之道；醫者行惡，終食惡果，反之，則終有善報。《夷堅甲志》卷第九「王李二醫」記載：

李醫者，忘其名，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為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兄猶不能治，吾伎出兄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脈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

<sup>59</sup> 詳見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16-17。

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今進其半為兄壽。」李力詞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強。他日，以餉遺為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取予如此，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sup>60</sup>

上文中之李、王二醫，均是具備良醫風範的長者，不管是李醫的推薦王醫，還是王醫的不居功，並以謝錢贈李醫，均替醫生作了最佳之榜樣，或許其所得之善報並不顯著，然其深受鄉里敬重，且醫道大行，最終財富自然隨之而來。下文中的醫官滑世昌，則因為其「行醫以救人為心」的慈悲胸懷，讓其得到善報。《夷堅志·支癸》卷第二「滑世昌」記載：

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於南草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州稱其盛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通為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云：「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仁慈，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敕我救爾一家，但貨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正獲幸免，若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去死一也。」神曰：「此卻易辦，決不致餒凍。」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斗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絕江往來，到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生生之具，分為灰燼。念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著紫衣，突入，邀上轎。滑謂為州兵至，出望，但見轎十乘，排列火邊，驅家人登之。徑舁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顧南市舊居，悉為瓦礫之場矣。掘剔埃煤中，得碎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致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悉無恙。旋僦小宅於城中，醫道復振。初，滑為醫藥飯食官，會歲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自捐錢藥拯療，賴以全安者不勝計，故蒙此報云。<sup>61</sup>

從文中城隍神對其所說的一段話語可知，由於滑世昌的用心仁慈，造成許多病患之受惠，最終替自己增加了福報。正印證了先前所述「人行陰德，鬼神報之」的說法。

<sup>60</sup> 見宋·洪邁：《夷堅志·甲志》，頁 73-74。

<sup>61</sup> 宋·洪邁：《夷堅志·支癸》，頁 1230-1231。

從宋代小說的整體內容來看，惡醫得惡報的記載篇幅，遠比良醫得善報者來得多，或許正反映了庸劣、惡質之醫者在當時社會不算少見的真实顯影，如何喚醒這類眼中只有財富而不具醫德的低劣醫者，在那種醫患關係完全無法對等之時代，只有祈求報應之靈驗，以示懲戒矣。然而，何以宋人如此迫切地想（或者說只能）透過報應觀念來呼籲醫者的醫業道德，相信應與醫療失誤等糾紛在當時尚無法清楚釐清有關。在《夷堅志·支甲》卷第三處記載了一則「張文寶」之故事。其文曰：

建康遊弈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旗頭。年財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脈切證，不能辨溫涼，謂為虛陰，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藏如沸湯澆沃，煩悶痛劇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我必死，當訴汝於九泉之下。」已而奄然，肌體皆斑黑。葬之三日，家人具酒饗復墓，進附幼女言曰：「張文寶用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奔告於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冢破棺，則尸已朽穢不可近。自是張日夕見其在側，兩月而死。<sup>62</sup>

此文說明了重要的兩點：其一是宋代政府轄下的醫員系統中，存在著像張文寶這類濫竽充數的成員，當然這種弊端估計應不只是醫員之系統而已，而是在龐大的所有文武官僚制度下都有可能暗藏的弊病，然而，醫員的冗濫，其所造成之後果，將會是最可畏的，因為這關係著人的性命存亡。如張文寶這般枉顧人命的庸醫，只有讓人搖頭嘆息而已。第二點是，當李進之妻透過亡夫的提醒而得知丈夫的死因後，雖然報官祈求審理，但早已死無對證矣。雖然文末並未提及張文寶是否因此遭受調查，但看似應無，所以，最終還是只有透過冤死者的陰魂騷擾，讓張文寶得到報應。如此之結果，不禁讓人疑惑，宋代的醫療過失或糾紛，究竟是如何處理的？雖然，宋代在法醫學發展上的進步，常為人津津樂道，但對於「醫療致死」之問題，似乎顯少著墨，在中國法醫學上最具代表性的宋慈（1186-1249）《宋提刑洗冤集錄》卷之四中，有一項關於「針灸死」之記載，其文曰：

須勾醫人驗針灸處，是與不是穴道，雖無意致殺，亦須說顯是針灸殺，亦可科醫不應為罪。<sup>63</sup>

<sup>62</sup> 宋·洪邁：《夷堅志·支甲》，頁733。

<sup>63</sup> 宋·宋慈編：《宋提刑洗冤集錄》，收入清·孫星衍輯：《岱南閣叢書》第4函，嚴一萍輯選：《百部叢書集成》第41輯（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1967年），頁8b。

文中只提及雖無意致殺卻導致對方死亡之狀況，最終可判醫者為「不應為」之罪，但此種罪名之嚴重性如何，則無法拿捏。<sup>64</sup>或許關於醫者的醫療行為，要判斷其究竟是對或是錯，有相當高之難度，是以在醫病關係上，病患之立場是相對不利的，也因此，宋人劉斧（生卒年不詳）才會發出「誠欲士君子治病得其人」<sup>65</sup>之祈願矣。

宋人將報應思想導入醫德觀念中，代表宋人對其之重視。在醫病關係上，病患處於絕對弱勢之傳統時代，患者之性命，往往取決於醫生之技術與醫德，而病患只能自求多福。所謂的醫病糾紛，絕對不會是現今才出現的問題，在以往的封建體制時期，即使知道病患之病情加重甚至魂歸西天，是因為醫者的關係，然而對於身處其時的病患或其家屬而言，面對眼前的處境，往往無可奈何的情況居多，因此，忍悲含屈的他們只能相信死者復仇之力量，並藉此向醫者進行陰誅之懲罰。而對於醫生醫德之強調，只是希望減少此種悲劇的發生罷了。

## 五、結論

任何一種專業或技術，在不斷地經過時代的洗滌與淬煉後，其所累積下來的成果，皆是古人智慧的結晶。代表中國傳統醫學而發展至今的「中醫」，自神農氏嘗百草之傳說開始，經過歷代許多有名或無名之醫者的經驗累積，逐漸地壯大了規模並蓄積了拯救眾多疾患的可能力量，而宋代正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高峰期。其中除了醫書之編纂、分科的發展、藥學之進步外，最重要的是醫者結構本身的變化以及對醫者的醫德之要求。

本文透過宋代文言小說之內容，從「文言小說所載宋代醫學發展概況舉隅」、「醫者群像」及「醫德觀」等三個部分，考察宋代醫學發展之側面。

<sup>64</sup> 關於「不應為罪」，《洗冤集錄譯注》中寫道：「當時，犯有此罪的人，處以用竹板、荊條打四十下的刑罰，情節嚴重的杖八十。」但並未說明其刑法引自何處。見宋·宋慈撰，高隨捷、祝林森譯：《洗冤集錄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29。此外，宋·竇儀等撰：《重詳定刑統》，卷26「醫藥故誤傷殺人」一項中，雖載：「諸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即賣藥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亦如之。」但無論是醫者之失誤，還是故意，皆以合乎「本方」（謂本草及古今藥方）與否為判定之標準，似乎過於簡略，以此判斷醫療之過失與糾紛，頗顯不足，想必爭議不少。見宋·竇儀等撰：《重詳定刑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86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6，頁181。

<sup>65</sup> 宋·劉斧撰，李國強整理：〈議醫〉，《青瑣高議·後集》，收入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卷1，頁113。

首先，與宋前相較，宋代醫學發展最明顯之特點，一是細部分科之問題，其次則是藥方之記載與收集上的普遍與盛行。雖然，此二者均是促進宋代醫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但隨著細部分科所可能產生之弊端，則讓分科之舉在宋代醫學前進的道路上顯得進退維谷矣。

其次，考察宋代醫者之群像，包含行醫人士的不同背景、女性醫者的活躍以及醫者不時被挑戰與質疑的專業，藉以說明宋代醫學百家爭鳴之實況。簡言之，宋代之醫者，除了政府體系下之各級醫官外，亦有棄文入醫的儒醫，更有行走江湖的草澤醫，以及僧人、道士、巫醫、奇人異士等熟知醫術的專業或業餘醫者，致使宋代懂得醫術之人材，呈現百花齊放一般之盛況，一個個出奇致勝之傳聞，讓宋代之醫界一直處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基調中，而逐漸有較多的民間女性醫者加入行列，亦讓宋代的醫學舞台出現新局面之開創，增添了幾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最後則指出，在醫病關係上處於絕對弱勢之患者，唯有透過「報應思想」之強調來喚醒施行醫術者的基本良知與醫德觀，藉以遏止昧著良心、一意貪賄之庸醫及惡醫們枉顧人命的醜惡行徑。

## 徵引文獻

### 古籍

- 唐·李林甫 LI, LIN-FU 等撰，陳仲夫 CHEN, ZHONG-FU 點校：《唐六典》*Tang Liu D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2 年）。
- 唐·孫思邈 SUN, SI-MIAO：《備急千金要方》*Bei Ji Qian Jin Yao Fang*，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73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五代·孫光憲 SUN, GUANG-XIAN 撰，賈二強 JIA, ER-QIANG 點校：《北夢瑣言》*Bei Meng Suo Y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2 年）。
- 宋·文瑩 WEN, YING 撰，鄭世剛 ZHENG, SHI-GANG、楊立揚 YANG, LI-YANG 點校：《玉壺清話》*Yu Hu Qing 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年）。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 撰，鄧廣銘 DENG, GUANG-MING、張希清 ZHANG, XI-QING 點校：《涑水記聞》*Su Shui Ji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 年）。
- 宋·朱彥 ZHU, YU 撰，李偉國 LI, WEI-GUO 點校：《萍洲可談》*Ping Zuou Ke T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 宋·朱弁 ZHU, BIAN 撰，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曲洧舊聞》*Qu Wei Jiu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2 年）。
- 宋·吳曾 WU, ZENG 撰：《能改齋漫錄》*Neng Gai Zhai Man Lu*，收入編者不詳 EDITOR UNKNOWN：《叢書集成初編》*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太平廣記》*Tai Ping Guang Ji*（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Co., Ltd，1987 年）。
- 宋·宋慈 SONG, CI 編：《宋提刑洗冤集錄》*Song Ti Xing Xi Yuan Ji Lu*，收入清·孫星衍 XUN, XING-YAN 輯：《岱南閣叢書》*Dai Nan Ge Cong Shu* 第 4 函，嚴一萍 YAN, YI-PING 輯選：《百部叢書集成》第 41 輯（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 Yee Wen Publishing Co., Ltd，1967 年）。
- 宋·宋慈 SONG, CI 撰，高隨捷 GAO, SUI-JIE、祝林森 ZHU, LIN-SEN 譯：《洗冤集錄譯注》*Xi Yuan Ji Lu Yi 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8 年）。
- 宋·周密 ZHOU, MI 撰，張茂鵬 ZHANG, MAO-PENG 點校：《齊東野語》*Qi Dong Ye Yu*（北京

-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年）。
- 宋·洪邁 HONG, MAI：《夷堅志》*Yi Jian Zhi*（臺北 Taipei：明文書局 Ming Wen Book Company，1994 年）。
- 宋·洪邁 HONG, MAI：《夷堅志》*Yi Jian Zhi*，網址：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523&page=10>。（最後瀏覽日期：2021.05.05）。
- 宋·范鎮 FAN, ZHEN 撰，汝沛 RU, PEI 點校：《東齋記事》*Dong Zhai Ji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 年）。
- 宋·張師正 ZHANG, SHI-ZHENG 撰，白化文 BAI, HUA-WEN、許德楠 XU, DE-NAN 點校：《括異志》*Kuo Yi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6 年）。
- 宋·張邦基 ZHANG, BANG-JI 撰，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墨莊漫錄》*Mo Zhuang Man L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2 年）。
- 宋·張世南 ZHANG, SHI-NAN 撰，張茂鵬 ZHANG, MAO-PENG 點校：《游宦紀聞》*You Huan Ji W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1 年）。
- 宋·張杲 ZHANG, GAO：《醫說》*Yi Shuo*，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74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陳師道 CHEN, SHI-DAO 撰，李偉國 LI, WEI-GUO 點校：《後山談叢》*Hou Shan Cong T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 宋·曾敏行 ZENG, MIN-XING：《獨醒雜誌》*Du Xing Za Zhi*，收入編者不詳 EDITOR UNKNOWN：《叢書集成初編》*Cong Shu Ji Cheng Chu B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宋·葉夢得 YE, MENG-DE 撰，宇文紹奕 YUWEN, SHAO-YI 考異，侯忠義 HOU, ZHONG-YI 點校：《石林燕語》*Shi Lin Yan Y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年）。
- 宋·葉真 YE, ZHI 撰，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愛日齋叢抄》*Ai Ri Zhai Cong C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 年）。
- 宋·趙升 ZHAO, SHENG 編，王瑞來 WANG, RUI-LAI 點校：《朝野類要》*Chao Ye Lei Y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 宋·劉斧 LIU, FU 撰，李國強 LI, GUO-QIANG 整理：《青瑣高議》*Qing Suo Gao Yi*，收入朱易安 ZHU, YI-AN、傅璇琮 FU, XUAN-CONG 等主編：《全宋筆記》*Quan Song Bi Ji* 第 2 編 2（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6 年）。
- 宋·竇儀 DO, YI 等撰：《重詳定刑統》*Chong Xiang Ding Xing Tong*，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

- 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86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2 年）。
- 元·脫脫 TUO, TUO 撰，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Xin Jiaoben Song Shi Bing Fu Bian San Zhong*（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wen Publisher Co.,Ltd，1980 年）。
- 天一閣博物館 Tian Yi Ge Bo Wu Guan、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Li Shi Yan Jiu Suo Tian Sheng Ling Zheng Li Ke Ti Zu 校證：《天聖·醫疾令》*Tian Sheng Yi Ji Ling*，收入《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Tian Yi Ge Ceng Ming Chao Ben Tian Sheng Ling Jiao Zheng :Fu Tang Ling Fu Yuan Yan 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年）。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全宋文》*Quan Song Wen*（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 近人論著

- 于浩 YU, HAO、楊柱 YANG, ZHU：〈淺析「儒醫」現象的類型及成因〉“Qian Xi Ru Yi Xian Xiang de Lei Xing ji Cheng Yin”，《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第 36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23-26。
- 王崇峻 WANG, CHONG-JUN：〈明清小說中的醫者形象〉“Ming Qing Xiao Shuo Zhong de Yi Zhe Xing Xiang”，《歷史月刊》*Historical Monthly* 第 222 期（2006 年 7 月），頁 68-72。DOI：10.6796/HM.200607.0068。
- 編者不詳 EDITOR UNKNOWN：《中國醫藥史話》*Zhong Guo Yi Yao Shi Hua*（臺北 Taipei：明文書局 Ming Wen Book Company，1998 年）。
- 余貴林 YU, GUI-LIN、張邦偉 ZHANG, BANG-WEI：〈宋代技術官研究(下)〉“Song Dai Ji Shu Guan Yan Jiu”，《大陸雜誌》*The Continent Magazine Archive* 第 83 卷第 2 期（1991 年 8 月），頁 89-95。
- 范家偉 FAN, JIA-WEI：《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Liu Chao Sui Tang Yi Xue Zhi Chuan Ceng yu Zheng He*（香港 Hongkong：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4 年）。
- 祝平一 CHU, PING-YI：〈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Narrations of Histories of Medicine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and the Rise of the Confucian Physicia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第 77 本第 3 分（2006 年 9 月），頁 401-449。DOI：10.6355/BIHPAS.200609.0401。

- 陳元朋 CHEN, YUAN-PENG:〈宋代的儒醫——兼評 Robert.Hymes 有關宋元醫者地位的論點〉“Ju-I of the Sung Dynasty——with comment on Robert P.Hymes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新史學》*New History* 第 6 卷第 1 期 (1995 年 3 月), 頁 179-203。DOI: 10.6756/NH.199503.0179。
- 陳元朋 CHEN, YUAN-PENG:〈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Liang Song de 'Shang Yi Shi Ren 'yu 'Ru Yi' ——Jian Lun Qi zai Jin Yuan de Liu Bian*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
- 陳勝崑 CHEN, SHENG-KUN:〈中國歷代醫學的發明(十四)——宋代的醫學〉“Zhong Guo Li Dai Yi Xue De Fa Ming (Shi Si) ——Song Dai de Yi Xue”,《當代醫學》*Medicine Today* 第 54 期 (1978 年 4 月), 頁 381-385。DOI: 10.29941/MT.197804.0019。
- 陳登武 CHEN, DENG-WU:〈從《天聖·醫疾令》看唐宋醫療照護與醫事法規——以「巡患制度」為中心〉“Medical Cares and Regulation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Seen in Tiansheng Yiji Ling (Medical Statutes) ——Focus on xunhuan System”,《唐研究》*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 14 卷 (2008 年 12 月), 頁 247-275。
- 莊宏誼 CHUAN, HUNG-I:〈宋代道教醫療——以洪邁《夷堅志》為主之研究〉“Song Dynasty Taoist Medicine——Research Based on Hong Mai's“Yijian zhi”,《輔仁宗教研究》*Fu Jen Religious Studies* 第 12 期 (2005 年 12 月), 頁 73-147。
- 楊宇勛 YANG, YU-HSUN:〈降妖與幽禁——宋人對精神病患的處置〉“To Subjugate the Patient's Evil Spirit or Lock Up the Patient——People Treated the Psychos in Sung”,《臺灣師大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第 31 期 (2003 年 6 月), 頁 37-89。DOI: 10.6243/BHR.2003.031.037。
- 費振鍾 FEI, ZHEN-ZHONG 著:〈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的修辭及敘事〉*Zhong Guo Ren de Shen Ti yu Ji Bing : Yi Xue de Xiu Ci ji Xu 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年)。
- 劉淑芬 LIU, SHU-FEN:〈唐、宋時期僧人、國家和醫療的關係:從藥方洞到惠民局〉“Tang Song Shi Qi Seng Ren Guo Jia Han Yi Liao Guan Xi : Cong Yao Fang Dong Dao Hui Min Ju”, 收入李建民 LI, JIAN-MIN 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Cong Yi Liao Kan Zhong Guo 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年), 頁 145-202。
- 蘇貫中 SU, KUA-CHUNG、李世滄 LEE, SHIH-CHANG、林政憲 LIN, CHEN-SHIEN、蘇奕彰 SU, YI-CHANG、林昭庚 LIN, JAUNG-GENG:〈宋代藥政研究〉“The Study of the Pharmaceutical Policy in Sung Dynasty”,《臺灣中醫醫學雜誌》*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第 5 卷第 1 期 (2006 年 6 月), 頁 5-26。DOI: 10.30032/TJCM.200606.0003。
- 日・宮下三郎 MIYASIDA SABURO:〈宋元の医療〉“Sou Gen No Iryou”, 收入日・藪内清 YABUUCHI

- KIYOSHI 編：《宋元時代の科学技術史》*Sou Gen Jidai No Kagaku Gijutsu Shi*（京都 Kyoto：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1967年3月），頁123-170。
- 日・三浦国雄 MIURA KUNIO、堀池信夫 HORIIKE NOBUO、大形徹 OHGATA TOHRU 編：《道教の生命觀と身体論》*Doukyou No Seimeikan To Sintairon*（東京 Tokyo：雄山閣出版 Yuzankaku, Inc.，2000年）。
- 日・吉元昭治 YOSHIMOTO SHOJI：《道教と不老長寿の医学》*Doukyou To Hurou Tyouzyu No Igaku*（東京 Tokyo：平河出版社 Hirakawa Shuppan Inc.，1989年）。
- 日・菊池章太 KIKUTI NORITAKA：《道教の世界》*Doukyou No Sekai*（東京 Tokyo：講談社 Kodansha Ltd，2012年）。
- 美・TJ Hinrichs 著，日・吉田真弓 YOSHIDA MAYUMI 譯：〈洪邁《夷堅志》に見える医療知識〉“Kou, Mai ‘Ikensi’ Ni Mieru Iryou Tisiki”，收入日・伊原弘 IHARA, HIROSI、靜永健 SHIZUNAGA, TAKESHI 編：《南宋の隠れたベストセラー『夷堅志』の世界》*Nansou No Kakureta Besutosera’ ‘Ikensi’ No Sekai*（東京 Tokyo：勉誠出版 Bensei Publishing Inc.，2015年）。

# **An Exploration into Doctor Profiles and Perspective on Medical Ethics of the Song Dynas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Classical Chinese Tales**

LU, HSIU-MAN

( Received October 23, 2020 ; Accepted April 30, 2021 )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 range of doctor profiles and the kind of medical ethics emphasized in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a compilation and analysis of doctors' stories and medical stories contained in classical Chinese tales of the Song dynasty.

First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in the Song dynasty that was vividly described by some classical tales of the time. Then these descriptions were compared to those found in tales written prior to the Song dynasty. This comparison helps to identify a few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medicine in the Song dynasty: an increasing diversity in medicine and the prevalence of compilations of prescription and dispense records. Secondly, this study examined sever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broad variety of doctor profiles of that era. These factors included the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of the doctors, the growing number of female doctors around the Song dynasty, and how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as challenged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Lastly, this study summarized stories and anecdotes and shed light on how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viewed medic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rma.

**Keywords:** Song dynasty, classical Chinese tales, doctor profiles, perspective on medical ethics

